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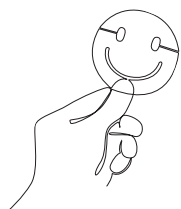
楓葉下的采子工

王翊舟 著

2
♥



2
冊



步入社會

退伍後因為忙著遞履歷表、面試，我幾乎沒怎麼出門，說沒空是騙人的，口袋沒錢才是真的。舜中有時會打電話給我訴苦，工作一個換一個真的令人沮喪，但是我自身難保，雖然很想多說幾句安慰的話，可惜沒辦法講太久，畢竟全家人共用這支電話，我不能霸占著不放。

一天，舜中約我出去吃飯，說有要事要跟我聊，而我剛找到一份錄影帶拷貝的工作，正想告訴他這個好消息，同時也很好奇他想跟我聊些什麼。來到西門町我們常來的門卡迪咖啡廳，我看到他的臉色似乎紅潤許多，我問他是不是找到好工作了？他說，前一陣子真的走頭無路，甚至跑去牛郎館想當牛郎，我很驚訝的問：「是哪種牛郎？」我心裡想，「難道我有機會了？要是他能接受別的男人，應該更能夠接受我才是吧？」他說，老闆解釋了工作性質，認為他的身材和長相會很搶手，所以覺得他會大受歡迎。在面試後老闆請他看一卷錄影帶，內容正是他在工作時要做的事，影片還沒完全看完，他就已經落荒而逃。我問他內容是什麼，他說：「就是男男在做的事，太噁心了，我沒辦法服務男人。」聽他這麼一說，我



的心再度往下沉，原本懷抱的希望又落空了。我說：「那你今天找我出來幹嘛？」如果不是想接受我，那還有什麼事是不能在電話上談的呢？「我是想告訴你，我找到一份工廠經理的工作。」他很興奮的跟我說。「是什麼樣的工廠？做什麼的？」我問，他說：「是做紙袋的，就是商店給客人的手提購物紙袋的工廠，經理事實上是業務兼監工，所以如果量多的話，有時自己也要下手做。」原來如此，我替他高興終於有了出頭天，而我也告訴他我剛找到的錄影帶拷貝的工作，其實這工作是表哥介紹的，現在因為錄影帶正夯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去租影片回家看，這是個新興行業，所以非常缺人手，不需要相關科系的經驗就可以工作，正因為事多人少，所以有時要輪大夜班，因此我白天可能偶爾會有空，可以約舜中出來見面吃飯。剛找到新工作的我，在替我們倆慶祝新生活時，殊不知他的那份經理工作，未來竟會造成我們之間的決裂。

退伍將近一年，我做錄影帶拷貝的工作也有八個月了，老闆希望培養我，在未來能成為影片剪接師和字幕師。我一開始對這家公司和這份工作並沒有很大的向心力，偶爾還是會投履歷表應徵別的工作，甚至在下班或假日時擔任臨時演員。踏進臨時演員這一行並非偶然，由於剛進入社會，為了不要像在求學過程中被嘲笑「娘娘腔」，我報名報紙上登的一家演員訓練班，上課時確實有老演員教導我們走位、記台詞、做表情、動

作等課程，而男子漢該有的一舉一動以及說話的抑揚頓挫是我學習的重點，爲了不要在社會上再度被排斥，我非常認真學習如何當個男子漢，課程中當然也有教導女學員如何的動作比較纖細，像個淑女，我也謹記在心，不要不經意地做出這樣的動作，結業後，大家就在家等機會接通告當臨時演員，雖然當演員不是我的目標，但是既然上完表演課後有這個附加價值，何不試試看？臨演大部分只是當背景或路人，只有資深的臨演才會有台詞。當臨員非常辛苦，總是要在大牌明星之前到場，等個四、五個小時後才上場是常有的事，但出勤一場戲都只能領兩百塊錢，非常浪費時間也不值得，想被導演發掘而成爲大明星的機會幾乎微乎其微，回頭想想，我既不帥也不高，長得也不夠特別，還不如把時間投資在剪接工作上比較實在，從此全心投入，認真學習、勤加班，幾個月後在主管的愛護和教導之下，我從一個毫無經驗的新人變成資深員工，不只學得一技之長還升爲組長，也慢慢的培養出對這行的興趣。由於剪接和上字幕的工作需要長時間作業，不能中斷，加上影片上字幕必須有基礎的英文程度，所以我每天行程都排得滿滿的，不是加班就是進修英文，幾乎把兒女私情拋諸腦後。

有一天，舜中突然找我出來見面，在幾個月後才又接到他的電話，感覺很意外。我們約在我公司巷口的咖啡廳見面。走到巷口時看到他開著轎車，西裝畢挺走出車外，幾個月不見，



感覺他有點發福，但不算胖，應該說是把原本失去的肌肉又長回來了。我們找靠窗角落的位置坐下來，他說：「你看起來氣色不錯。」我說：「你也很好啊，還穿西裝，開轎車呢。」他說那是二手車，至於西裝則是業務上的需要。我問他：「今天怎麼突然來找我？」他說：「我想你啊。」「少來了，一開始就不要我的人，現在還開我玩笑。」雖然心裡希望他說的是真話，但我太了解他了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「我當老闆了。」他笑著說。原來這才是他來找我的原因，來告訴我他飛黃騰達了。我真的替他高興，才短短幾個月，從到處碰壁的業務員變成大老闆，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達到的成就。「我到現在還只是個小員工，大老闆下次可要請吃大餐才行。」我趕快先楷點油水要他請客。他說：「哪天週末有空，我來載你去我公司，順便請你吃飯。」有這麼好康的事，我是絕對不會錯過的，於是我們約好下下星期的星期六，他到我家巷口接我。

舜中的車雖然不能說很豪華，但也乾淨，以二手車來說算是維護得很好的。因為是週末，他不用工作，所以只穿著汗衫和短褲出來，再度看到他黝黑的肌肉和毛毛的壯腿，以及從他身上散發的男人味，我好想把手伸過去摸一把那爆筋的肌肉壯腿和圓滾滾的胸肌，腦海再度浮現在部隊時和他一起生活的甜蜜時光，過去常常可以看到他穿著短褲在寢室走廊跑來跑去天真帥氣的模樣，對照現在的他似乎有點世故老氣，還是個大煙

槍。這也難怪，要做生意自然得融入生意人的世界，太天真可是會被生吞活剝的。

車子來到板橋一家小工廠的門口，美其名說是工廠其實只是一幢四層公寓的一樓，所以廠房並不大。裡面堆滿了原料紙和一架工作臺以及一台打包機。他把車子停好，我們下車進入工廠，眼前看到一位女性工人正在處理紙袋產品，另外有三個小孩在旁邊玩耍。舜中走進來對那女工叫了聲「小珍。」她抬起頭，點點頭後又繼續工作。舜中說：「我先帶他去吃飯。」那位小珍並沒有回答，舜中再對那三個小孩說：「要乖哦。」我們就上車了。

顯然舜中有對那位小珍提過我的事，只是不知道他透露多少。在車上舜中似乎有心事想說，卻欲言又止，我對於剛剛看到的那一幕也有許多疑問，我猜舜中是要等我開口問吧。其實我心裡已有個底，只是為什麼他要把我牽扯進來呢？又要我從何問起呢？

車子來到一家小吃點，我們點了幾道熱炒，在上菜前出現一段靜默的時間，他煙一根一根猛抽，我也把眼光轉向門口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兩人似乎都有默契在考驗對方的耐心，他看著我，微笑著，就是沒有人要先開口。

上菜了，舜中說：「這些是小炒，不是什麼大餐，但口味不錯，快試試看。」雖然滿桌的佳餚，但我還是被剛才在工廠



的那一幕困擾著，已經完全失去食慾。既然他要裝傻，壞人就讓我來做，由我先發難吧。「工廠裡那三個孩子，不會是你的吧？」我問，他面不改色的說：「當然不是我生的，老大那個女孩都念三年級了，老二那個調皮的男孩念一年級，最小的女孩還不到幼稚園。」他接著說：「最小的那個最乖，最討人喜歡。」講得好像是他的孩子一樣，但明明就不是他生的，這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「是這樣的……」，他終於憋不住要說出真相了。「我原本在一家紙袋工廠上班，當業務，有時也支援做紙袋。」他停下來抽口煙，吃口菜，若有所思的繼續說：「小珍是老闆娘，那三個孩子是她和老闆生的。」哦，這樣說就比較合理了。但既然有個老闆，你又是怎麼變成老闆的呢？他說：「一開始我其實是想對老闆娘騙色，再騙錢，你知道，開這種工廠蠻賺的。」我的背脊一陣冰涼，我沒聽錯吧？這是從我愛慕的舜中口中說出來的話嗎？他是窮怕了狗急跳牆，還是原本就是這樣心機重重的人？不過就他年輕時混獅子林百貨勒索過我的經驗來看，是有軌跡可循的。他接著說：「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我對老闆娘騙色之後，卻愛上了她，反正他們關係也不太和睦，於是我勸她帶著積蓄跟我私奔，但她捨不得這三個孩子，所以就一起帶來了。」我問：「那他老公呢？那個老闆不知道嗎？」他有點愧疚地說：「她老公當然很火大，現在正到處在找我們。」哇，這真是個三流連續劇的情節，我不只完

全沒胃口，還想吐了，要是他老公現在追來，我不是連帶遭殃嗎？我完全無法理解舜中怎麼會做這麼糊塗的事。「所以你這麼做爲的是什麼？只爲了能夠一步登天，不需要從基層開始努力就可以當上老闆？爲的是這個？」他說：「原本計畫是騙到錢之後自己開工廠，因爲我是業務員，所以要把客戶挖過來很容易，這樣我就不用再到處找工作了，有了一個開始，只要認真工作，準時交貨，就可以越做越大，跟老闆一樣。」「虧你還稱他老闆，可見你還是很尊重他，畢竟他給了你機會，只是沒想到你竟然忘恩負義，害他們家庭破裂，孩子何辜呢？現在卻見不到爸爸，而你還要負起養育他們的責任。」

吃完這餐我渾身不舒服，不是餐點有問題，而是我對於整個舜中的處事態度非常不能苟同。我跟他說既然看過工廠，也了解他的近況，我要回家了。他也了解我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難以消化，原本他要載我回家，我說我自己會坐公車回去，叫他回去照顧小孩和生意，臨走前他卻丟下這一句：「我只剩下你這個朋友了。」

回到家，我腦海中還是一直圍繞著令我震驚的一幕，而他那輕蔑的態度讓我久久無法釋懷，他說：「我只剩下你這個朋友了。」是什麼意思？他這麼大費周章的目的只爲了當老闆？還是有其他用意？如果那老闆在追查他們，他會有生命危險嗎？我又能如何把他從這團混亂中解救出來？舜中的這一切，

